

上海人民出版社

Yu Wu Jin Zhu

俞吾金·著

# 毛泽东智慧

MAO ZE DONG  
ZHI HU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目 录

导 论	现象与启示	
	——“寻找毛泽东热”面面观.....	1
第一章	人格与智慧	
	——毛泽东的精神境界.....	44
第二章	博大精深，见微知著	
	——毛泽东的哲学智慧.....	87
第三章	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126
第四章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毛泽东的军事智慧.....	182
第五章	独立自主，走向世界	
	——毛泽东的外交智慧.....	217
第六章	情系山河，志侵日月	
	——毛泽东的艺术智慧.....	243
结 论	智慧与幽默	
	——毛泽东的人生态度.....	275
后记.....		293

# 导 论 现象与启示

## ——“寻找毛泽东热”面面观

历史是由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组成的，死的东西已经死去，而活的东西仍然存活在当代人的心中，它通过当代人的手参与着对未来的建造。历史人物也是如此，有些人因为他们的平庸和碌碌无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死去；另一些人则由于他们的伟大和智慧，在死去之后仍然活着。毛泽东属于后一种人。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描绘了当时全国哀悼的情形：

在举国志哀一周的最后一天，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下午三点整，全国工作停止3分钟。全国9亿人（无疑仍有少数例外）肃立默哀。全中国的汽笛——工厂的、火车的、轮船的——齐鸣3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

在追悼会结束时，全体与会者——连同全国看电视或听广播的亿万人一起——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庄严地三鞠躬。接着，一支由500人组成的军乐队高奏赞歌《东方红》。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称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四点钟，人群离去。人们骑着自行车开始像往常一样经过天安门，匆匆而去。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人们或许会赞同特里尔的说法，以活着的毛泽东为象征的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了，然而，毛泽东的影响远未结束。这不仅因为纪念馆里还安放着毛泽东的遗体，天安门城墙上还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人格、智慧和魅力已经融入到当代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并化为他们的精神力量了。

真正的毛泽东，已经与中国融为一体了。

始于八十年代后半期，在九十年代初仍然方兴未艾的“寻找毛泽东热”便是毛泽东巨大影响的一个缩影。雄伟的纪念馆前，几乎每天都有一支长长的“之”字形队伍在慢慢地蠕动着，到1991年底，已有6700万人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这个天文数字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8：

1985年——996万人，

1986年——966万人，

1987年——890万人，

1988年——885万人，

1989年——346万人，

1990年——650万人，

1991年——预计1000万人。

1991年4月20日，卢森堡卢中友协主席、曾54次访问我国的97岁的老人阿道夫·弗朗克第四次踏进纪念馆，他一见到毛泽东的遗容便哭出声来：

他向工作人员询问：“是不是有人想把毛泽东火化？”工作人员摇摇头说：“没有。”“没有我就放心了。”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你们一定要世代地记住毛泽东。”

《毛泽东的后半生》，第262页。

刘汉太：《寻找巨人》，《文汇报》1991年12月25日。

参见《寻找巨人》一文。

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向我们提供了参观瞻仰者的另一组天文数字：

1988年——70万人，

1989年——102万人，

1990年——120万人，

1991年上半年——650万人。

然而，这些数字还不过是“毛泽东热”的一个侧面，毛泽东的气质和风采不仅氤氲在他足迹所至的那些地方的空气里，而且渗透到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留下的“文物”——毛泽东的像章、毛泽东语录本、带有毛泽东形象的邮票、歌颂毛泽东的名曲在今天都成了抢手货，成了人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成都的一位老人王安廷收藏毛泽东的像章共15004枚，从而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春季，《红太阳》歌带走俏，销售量突破五百万大关，马路上、商店里、家里到处都回荡着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分流行的“革命歌曲”（包括“语录歌”）；1992年夏季，北京流行印有毛泽东像或毛泽东语录的文化衫，尤其在青年人中成为一种时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一度遭到冷遇的毛泽东的画像近几年来又开始走俏，在农民或市民的家里，在个体户经营的商店里、饭馆里，甚至在运输专业户的货车上、出租汽车上，人们频频地接触到从毛泽东画像上投射下来的慈祥的、充满暖意的目光。人们习惯于把毛泽东尊为驱鬼辟邪的现代神祇，在中国这个充满神话传奇色彩的国度里，人们尽管穿戴着当代的服饰，但他们的心依然是古老的，他们欢喜用神话的方式或近乎神话的方式来表达对逝去的领袖的真挚的感情。

与此同时，记录毛泽东一生思考轨迹的著作、文稿、谈话笔录、读书笔记或眉批等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

参见《寻找巨人》一文。

当《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时，北京市60岁的退休干部汤齐早晨七点钟就从八十里外的呼家楼赶到王府井，买下了第一套。

王府井书店鲁经理透露：“这两年毛泽东著作逐步流行，去年书展一天售出3000册，今年‘七一’一天售出5000套。”

在购书潮中，山东省一次征订91万套。与《毛泽东选集》的重新风行同步的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等也都成了热销书。在席卷神州的“毛泽东旋风”中，一部部反映毛泽东生平轶事的传记作品也像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领袖泪》、《红墙内外》、《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毛泽东交往录》、《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晚年毛泽东》、《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我眼中的毛泽东》、《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儿女们》等等，以世人鲜知的生活轶事勾勒出毛泽东形象的另一个侧面。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那就出版得更多了，恕我们不在这里一一列举。我们只想指出：从八十年代后半期起，全国范围内，特别是高等院校里，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或“毛泽东研究会”，大学生们的目光从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加缪转向毛泽东，在难以记数的讲座、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上，学生们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的人格、思想和学说的拳拳之忱。

在电影上座率和电视剧收视率普遍下降的时候，毛泽东的形

参见《寻找巨人》一文。

象走上了银幕和荧屏，被精心导演的《四渡赤水》、《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大决战》和《毛泽东的故事》等影片立即俘虏了亿万观众的心。借此东风，影视业也步出低谷，重振雄风。史诗性巨片《开国大典》获得了“金鸡”、“百花”双奖，《巍巍昆仑》也获得了“百花”最佳故事片奖，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也几乎成了毛泽东的“化身”，摄制组每到一处就被人们包围起来，因为人们要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更为动人的是，古月到河北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参观访问，正巧李讷也来到这里。蓦然间，她瞥见了“毛泽东”，思父情切的女儿顿时陷入了幻觉，三步并作两步扑到古月怀里哭叫着“爸爸！爸爸！！”那情那景，即使石人也会悚然动容，蓦然泪下。

更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的旋风”也越过海峡，盘旋在台湾的上空：

毛泽东在台湾曾经是一大禁忌，即使照片在英文刊物出现，也都被涂黑，曾几何时，以毛泽东为名的书籍纷纷上市，而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在今年四月底也首次合法在台出版。从台湾已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书来看，可分两类：传记和作品，例如自立报系出版的日本竹内实的《毛泽东》，洞察出版社出版的郑炳南所著的《毛泽东与江青》，此外还有《长征》、《毛泽东的早期生活》、《毛泽东和他的侍卫长》、《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等。有关毛泽东的作品有：海峰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全集》，此外还有翻印的一些地下版本，例如《毛泽东诗词笺析》，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的英译毛诗，以及《毛泽东选集》等等。正如中国属于世界一样，毛泽东也属于世界，“毛泽东热”也在

参见《寻找巨人》一文。

参见《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6月13日《台湾的“毛泽东热”》一文。

日益变小的世界上激起了层层波澜。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当中国步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阶段时，欧洲（尤其是富于激情的法国）、非洲、拉丁美洲就出现了不少“毛主义的追随者”，今天，对中国历史，甚至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并正在继续产生着重大影响的毛泽东愈来愈多地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和关注。继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漫长的革命》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问世以来，国外出版社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其重心愈来愈偏向毛泽东：勤于翻译、借鉴他国文化成果的日本人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0卷本和《毛泽东选集补卷》9卷本；擅长沉思的德国人在出版《老子》近50个不同译本的同时，也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7卷本；富于求实精神的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和热情洋溢的法国人K·S·卡罗尔的《毛泽东的中国》等作品在世界上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总之，“毛泽东热”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罗斯·特里尔这样写道：

《毛主席语录》在六十年代译成外文，使《圣经》也黯然失色，连孔子及其学说也从未达到如此规模。成吉思汗曾把儒学传到欧洲，那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传播的，他没有一套学说。毛泽东是用朴素直率的语言把我们大家关心的事情说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听的第一个中国人……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里，毛泽东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伟人的象征。他超过了苏加诺、尼赫鲁和纳赛尔的吸引力，因为他看到落后民族的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更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国内进行全面的改造。

在西方，我们还不习惯同东方这个非白人区域出现的一些不可回避的重要政治人物打交道。一股中国浪潮已涌上世界历史之岸，即毛泽东的新生事物。尽管他是个农民之子，华

夏第一人物，然而他最终又成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他的影响所及，依我看来，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能与之媲美。

总之，毛泽东还活着，毛泽东的影响还在不断地扩展，毛泽东的旋风席卷了全中国，毛泽东的浪潮涌上了世界历史之岸。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说来，生与死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界限，当古希腊的伟大哲人柏拉图说出“灵魂不死”的格言时，不正是以神秘的方式说出了这样的真理了吗？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死都只是对他的肉体而言的，他的精神则是不死的，它已融入历史之中，成为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这个方兴未艾的“寻找毛泽东热”究竟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了呢？毋庸讳言，它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告诉我们，毛泽东虽然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但他并不是神，而是人，一个感情外露的、个性极强的人。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数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第一次还是在1927年的时候，当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军队，准备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不幸被反动的民团捕获了。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恐怖手段正达到它的最高点，整百的有嫌疑的红军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枪决的。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想贿赂押送人员释放我。普通士兵都是唯利是图的，我的遭受枪决，对于他们没有特别利益，他们已经答应释放我了，可是负责的队长不肯。所以我决定打算脱逃，不过直到离民团总部不过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脱逃的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把绳子扭断，逃到田野里去

躲着。

我走到一个高地方，在一个池子的上面，四周有长得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躲着直到日落。兵士们搜寻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我。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碰得到他们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被发觉，虽然有五六次，我认为已经无望，觉得我是一定要再被捕获了。到后来，黄昏到了，他们不再搜寻了。

毛泽东的第二次历险是在长征途中。根据吴吉清同志的回忆，毛泽东带着红军队伍刚跨过泸定桥，空中突然出现了敌机，并投了炸弹：

果然，一颗炸弹落在离主席很近的地方。我们的班长胡昌保同志喊了一声：

“主席！”

他随身猛地向主席身边扑了过去，把主席推到了一边。“轰”的一声巨响，烟雾罩住了我们的视线。顿时，全身的热血一下都涌到了头顶，眼前一团漆黑，但我不顾一切地向烟雾冲去。我们看到胡班长倒在路的一边，这时主席已走过去蹲下，双手抱着胡昌保同志，轻轻地唤着：

“小胡，昌保同志，……胡昌保同志！”

胡昌保腹部中了弹片，英勇牺牲了，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毛泽东的第三次历险更具有传奇的性质。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暂住城南庄，一名国民党潜伏特务勾结军区司令部的一名司务长，试图谋害毛泽东。他们起先打算在饭菜中下毒，因防范很严而未遂，于是送出情报，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描绘了当时千钧一发的情形：

埃德加·斯诺著、毕正译：《毛泽东自传》，新建出版社，第35页。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跑出门几步，头上一阵尖啸，我们本能地一缩脖子，朝后倒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脚下的黄土地猛然一颤，一声钝响，我们全都惊呆了。

“啊！”江青在远处喊。

天哪，三颗炸弹捆作一束，就落在房前，伸手可及！

冷汗刷地冒出来了。我们四名警卫员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快跑！”搀扶毛泽东朝防空洞猛冲。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周围的炸弹都爆炸了，只有这三颗炸弹是臭弹，没有爆炸。要是它们爆炸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的第四次历险是在1971年南巡的途中。从8月31日到9月初，毛泽东在巡视南昌、杭州时，已对林立果、周宇驰一伙人的反常活动引起了警惕：

9月8日深夜，毛泽东突然密令立即把他乘坐的专列从笕桥机场的专线上转移到绍兴，以迷惑敌人。9月10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立即离开杭州，并且不要陈励耘送行。9月10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到达上海。他不下专列，在车上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当夜在专列上休息。9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许世友、王洪文时要他们两人团结起来，要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宴罢，许世友才知道毛泽东专列已驶离上海。专列在南京稍停，便风驰电掣地直奔北京，一站不停。毛泽东的机智的行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部署，使他们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彻底破产。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四次历险不过是他惊涛骇浪般的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一次次的化险为夷自然而然地给毛泽东的经历罩上了一层朦胧的传奇色彩。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神，而是人。如果说，林彪、“四人帮”的现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贾思楠编《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页。

代造神运动力图把毛泽东变为高高在上的神祇的话，那末，近几年来出版的大量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则力图揭去蒙在毛泽东脸上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以便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真正的毛泽东。在读毛泽东的传记作品时，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丰富的情感、他与众不同的强烈的个性都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毛泽东是一个富有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不管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只要他的身影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回荡起经久不息的笑声；毛泽东是一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但是，当他目睹老百姓的苦难或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服务人员离开他时，他也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1957年12月前后，警卫战士马维回家探亲，回来时带了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如实地向毛泽东报告了家乡人的艰苦的生活，毛泽东接过窝头，

掰一块放嘴里，泪水立即溢满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

这件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失眠了。他不明白，人民当家作主后，为什么生产还会这么落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此，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1962年4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离开毛泽东时，

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用手一拉，把我一下子揽入怀中，拍打着我的后背，哭道：“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如果说，晚年毛泽东与江青、与他们的子女很少见面的话，那末，他

权延赤：《领袖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75页。

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卫士之间却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每当他们离去时，他都会伤心，落泪。毛泽东是一个脾气温和、待人热情的人，根据卫士张木奇的回忆，那还是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毛泽东有一次准备接见外宾，由老理发师王会先给他理发，王会理发的动作慢条斯理，他左手按着毛泽东的头顶，右手握着剃刀停在毛泽东的鬓发下，半天才刷地刮一下，然后便退一步，像欣赏杰作似地端详个没完。

毛泽东哭笑不得，又不能发火，在王会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我要你快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会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看得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不发火，只无奈地用力叹口气。王会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也不光彩么……”

毛泽东是很耐心的，但有时他也会发脾气，甚至变得很严厉。1949年，人民解放军发起攻打上海的战役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前线的电报，以便作出准确的指示。可是，前线的电报发来后，机要室的秘书们在相互传看时竟找不到了，毛泽东立即发火了，

他在电话里向机要室主任厉声说道：“这样重要的文件，你们竟互相传阅得找不到，不知道传到哪个人手里，你们这些机要干部对革命事业这样的不负责任，耽误了大事，你们犯了严重错误，现在处罚你们，你们机要室主任、副主任、所有机要人员，都立正站在你们院子里，给我站上一个小时。”这时，机要室主任在电话里向主席表示，一定接受毛主席的处罚，他放下电话后，立即召集机要室全体人员，除继续寻找上海前线打

来的电报外，都到院子里立正站着去了，还真个站了整整一个小时呢。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他的睡眠又不太好，所以他一旦睡着了，即使碰到十分重大的事情，没有周恩来的许可，卫士们也不敢叫醒他。如果毛泽东的睡眠因为某种疏忽或小事受到干扰，他也会发脾气。1949年，毛泽东暂住北京双清别墅时，又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又要和中央其他领导共商建国大计，工作十分繁忙，有一天快中午时，毛泽东实在太困了，告诉警卫员杨占竞和值班卫士张保金，他要睡觉，叫他们转告西屋里干活的木工，暂时把活停一停。可是那些工人不愿把活停下来，毛泽东躺下后，被叮叮当当的干活声吵得无法入睡，他穿着睡衣走出来，再度叮嘱杨占竞和张保金，他要睡觉了，不要把他吵醒。毛泽东入睡后，那些工人又悄悄地干起活来，结果把刚入睡的毛泽东吵醒了。

这一回可真是惹得主席火气上来了。只见他从床上起来后，气呼呼地走了出来，没有好气地把杨占竞和张保金叫到身前，凶凶地说：“我这几天实在累得不成了，对你们说了两次了，你们就是不听，我刚刚睡着，又把我给吵醒了。你们两个人给我立正在院子里站着，我什么时候起床，你们什么时候再走。”

说罢，毛主席气咻咻地返身回去了。

事后，毛泽东也承认，叫他们站到自己起床是气话，可是，当时他确实发脾气了。此外，与毛泽东接近的人都很清楚，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他和江青合不来，常常吵架，有时吵得激烈时，毛泽东厉声叫江青滚出去。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和普通人之间并不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正如卫士张木奇所说的：

参阅《文汇报》1992年2月19日书摘《毛泽东发脾气》一文。

这就是生活中的毛泽东。想起未见和初见他之时，我那种“视若神灵”的神秘感和种种的猜测想象，已经恍若隔世。然而，神秘的色彩一旦消失，我更觉出毛泽东的伟大，也更觉得他可亲可敬。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在各种隆重场合中的形象和他私下生活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同，简直判若两人。但是细细一想，又是那么协调，那么一致。当他追求理想时，无论听到多少个“不”字，他也不会停下来。他一生都在探索、创新、战斗，因而吸引了亿万人民同他一道去奋斗。就连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

由此可见，要了解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心灵，仅仅停留在他写的著作、他做的演说和他的公开的行为上是远远不够的，也容易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他们加以神化，只有深入地了解他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才能用合理的评价取代盲目的崇拜。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这样写道：

——谚语说，“侍仆眼中无英雄”；但这并不是因为侍仆所服侍的那个人不是英雄，而是因为服侍英雄的那个人只是侍仆，当英雄同他的侍仆打交道时，他不是作为一位英雄而是作为一个要吃饭、要喝水、要穿衣服的人，总而言之，英雄在他的侍仆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乃是他的私人需要和私人表象的个别性。

黑格尔不赞成仅仅从侍仆的眼光和心理出发来品评英雄人物，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认为侍仆的评价都是不足道的。实际上，“侍仆眼中无英雄”的谚语应改为“侍仆眼中无神明”才合适，因为侍仆所接触的正是伟大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的一面，因而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只是人而不是神，然而，这并

《领袖泪》第68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2页。

不排除下面的可能性，即他们仍然把他作为英雄人物来看待，因为伟大人物的日常生活既有平凡琐碎的一面，也有壮丽深沉的一面。更何况，毛泽东与以主的许多历史人物不同，他是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他的胸怀是更为宽广的，他的人格是更为高尚的，他和周围工作人员的关系也不是主人和侍仆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以致卫士们在背后称毛泽东为“老头儿”。所以，我们可以说“侍仆眼中无神明”，但却不可说“侍仆眼中无英雄”。从毛泽东的传记中，我们了解到许许多多平凡的事情，如毛泽东打草鞋、扛粮食、背伤员；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让卫士们下去搞调查；毛泽东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点一根灯芯草的油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带头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周围的同志，他教警卫员学文化、学写调查报告，甚至教他们怎么去恋爱……。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平平凡凡的、普普通通的，可是，它们却像多棱镜一样折射出毛泽东人格的耀眼的光芒。

是的，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但他又有别于普普通通的人，他是一个不愿按常规生活的、个性极强的人。他的饮食起居常常是没有规律的，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医生劝他少吃肥肉，他偏偏大块大块地吃红烧肉；劝他多吃蜂蜜，消除便秘，他偏偏不听，他叫炊事员把整株蔬菜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也可利大便。工作繁忙时，毛泽东常常废寝忘食，可是他的身体却从未发生过大的“故障”，李银桥说：

毛泽东有时简直是一个谜，就是我们这些贴身相处的卫士也往往感到他确实“神”。他的工作量惊人，睡眠、饮食、活动都没个规律性。可他的身体就没事，极少闹病，身体极健！怪不得任弼时多次向周恩来感慨：“中华民族有幸，出了个毛泽东！”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18页。

毛泽东不愿自己的个性受束缚不仅表现在他的饮食起居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有一年的夏天，胡志明秘密访华，他到颐年堂拜访毛泽东。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衬衫和袜子接待了他，见胡志明穿着汗衫还满头大汗，毛泽东建议他干脆把汗衫也脱了。

胡志明捋捋飘洒的长胡子，仰天大笑，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哪能？哪能？”

“别客气，这就是在家里面么。”毛泽东搵着扇子劝说。

“好吧，在家就是家里的样子。”胡志明弯腰脱下汗背心，裸着上身，与毛泽东分坐两张沙发，开始议论天下大事。……如果不知情的陌生人闯进来，一定会以为是两位老农在劳作之余随便摆龙门阵呢。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的穿着不仅很随便，甚至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他不愿意受服装的束缚，在游泳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同志，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同志进来。他脱得赤条条下水游泳。似乎这对他更觉自由自在些吧。我们时时感到，他是社会中的人，也是自然中的人，所以更觉出他的伟大。

总之，毛泽东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祇，更不是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和身边琐事的常人，他是一个历史的巨人。他的天才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强烈的个性、富有魅力的形象与顽强的求实精神、丰富多采的浪漫主义情调交织在一起，人们无法把毛泽东完全安放在理性与逻辑的坐标上加以衡量，或许可以说，毛泽东的摄影师徐肖冰对他的印象是更可信的：

他在我眼中是一首神秘而又磅礴的诗。

不是神但又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是人但又决不是到处可见的普

《领袖泪》第87页。

同上书，第65页。

同上书，第129页。